

第310期 投稿邮箱: 755792341@qq.com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澳大利亚: 李双

踏踏实实的日子

体检、看病首选西医, 全世界如此。我去体检, 路遇非洲小伙。他在前面直冲冲地走, 头上几十根细辫子, 一摇一晃。吊带裤儿欲垮未垮, 始终辜负我的关注。这人我认识, 他最近犯了事, 必须执行半年的社区矫正令, 从事100小时的无偿社区工作。他是去劳动? 哦, 你看, 他弯腰了, 捡垃圾。

到了医院, 挂王医生的号, 因为她能说汉语。不少年轻的就疹者, 具备英语沟通能力, 也找王医生。据说是因为听不懂医学名词。已往我接触过别的医生, 西人, 非洲人, 印度人, 日本人, 中东人, 都有, 需要预约翻译, 麻烦。

人们零零散散地坐在广阔的大厅里, 几乎都在看手机; 基本不走动, 以免影响他人。没有呻吟, 没有哭叫, 没有紧张的眉头。到目前为止, 我在澳洲, 还没有看到一个愁眉苦脸、心急如焚的人。不过“手机废人”这一新概念, 值得琢磨。

中东人的眸子, 黑, 清纯, 幽深, 给人印象深刻。年轻的印度人, 无论男女, 轮廓都很立体、清晰。但是黑, 并不认为黑是个缺陷。华人的审美, 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像偏爱白。这有点畸形, 我觉得。国内皮肤稍黑的女士, 都心慌意乱, 赶快刷颜料, 刷白。漂亮和白有关系吗? 有一点关系。但不一定。西人固然有不少漂亮的, 非洲人也有, 同样云鬓雾鬟, 双瞳剪水。漂亮和白, 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很出众的华人, 少见。在国内, 靓女帅哥不少, 出国就被淹没了。首先鼻子高度不过关, 宽度超标, 身材也比较干瘦。其他亚裔也和华人差不多, 特漂亮的比鲜见。

随机撩拨身边老华人搭话。他姓谷。去年在国内时, 胸痛, 去查, 是冠心病, 血管堵塞, 要安支架, 费用17万。医生说, 必须马上做手术。老谷离开澳洲前, 买的来回票, 还有三天就到日子了。于是问医生, 能不能开些药, 返澳洲就医, 不用花钱。医生说, 可以开药! 反正得小心, 随时有危险, 喝水都可能死, 睡觉也可能死, 走路还是可能死, 总之, 离死不远了。结果吓得老谷, 在屋里休息了三天, 动都不敢动, 像是已无生命体征。

医生给老谷开了药, 他只把药价算出来, 2800多块钱, 没取药。以前他在澳洲生病, 没见过这么大的广谱药方。

老谷走了, 返澳洲了, 把国内的检查报告, 拿给澳洲的专科医生看过, 医生当即诊断, 不会马上死, 别说三天不会死, 三十天也不会死, 三个月仍然不会死, 总之, 离死很远。但有问题, 要解决。那就排队, 排了两个月, 轮到动手手术了。住院费, 材料费, 伙食费, 全免。等于赚了17万元人民币。

老谷说: “国内医生说起安支架, 好吓人! 但是我安三个支架, 十多二十分钟, 就结束了。休息十分钟, 允许我回家。过了几天, 伤口恢复了, 稳定了, 观察一下, 没有问题, 就去上班了。我觉得不能理解, 国内医生认为病情那么严重, 尤其开了那么多药。不放心, 来复查。”

我和老谷一样, 就一张医疗卡, 也不带钱, 因为不花钱。澳洲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就医, 既没有个人医保缴费这一说, 也没有看病自己先垫付, 事后再报销这么麻烦, 医院直接拿住院者的医疗记

录去和政府结算, 一切和支付有关的事儿都和个人无关。以前, 我数十年如一日, 梦想过上这样的日子。既然是梦想, 那肯定是抓不到手的。结果, 只消迈出家门, 梦想立刻哑当一声, 堵到了面前, 推都推不开。如果我有幸住院, 费用也由政府包了, 包括伙食费。一句话, 日子很英俊, 很香甜。几乎是, 踏上澳洲国土的第一天, 5分钟后, 我就融入了当地生活。这很奇怪。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 以前尽管我没有澳洲身份, 尽管生活在中国, 但他本质上已经是澳洲人了。

正聊得欢, 王医生出来了, 呼喊我的名字, shuangli, 迎接我。很娇小很年轻的一位女博士, 来自马来西亚。据南京吴野先生告知: “澳洲对医学学历、资历和技术水平都有严格要求。医学院课程学制7年, 3年本科和4年博士。还需要一年实习, 轮转不同的部门, 积累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 才有资格申请注册成为实习医生。实习期满之后得到医生执照……”所以别看她年轻, 也近中年了。

王医生眼睛贼亮; 开门关门, 动作迅捷。在室内, 方寸之地, 步子风风火火, 像随时都要跌倒, 或撞墙; 若出诊室, 基本都是小跑, 并将启动百米冲刺。挂号, 你若是等不及, 提前走了, 她没找到你, 就会打电话追你, 开展问诊, 语速嗖嗖嗖, 语音唠唠唠。好一朵铿锵玫瑰!

按之前的规律, 接待我, 将耗时20分钟。边问诊边说话。我说: “廖x x老师又向我推荐您了!” “他是老师吗?” “大陆对别人的尊敬, 是不是老师都称呼老师。”我又说: “前几年我曾经出现过传导阻滞。”王医生理解不准确, 让我写下来, 然后在电脑上翻译成英文。然后, 要在我的背部使用某种喷射剂, 英文名称叫莫名其妙。她在电脑上翻译成中文, “液氮”, 让我看。

想起以前曾在成都一著名医院看病, 就诊后医生说等等, 还要再看看。一直等到他下班。带我进医院对面一间小房, 仔细检查, 开方等等, 收费低于医院。等于医生自己开了个不挂牌的黑诊所, 挖自己所在医院的墙角。这在澳洲是不可能发生的。唉, 别拿两国医生比, 想都别想, 一想就来气。敬业这块, 廉洁这块, 国内医生, 整体, 没法比。

果然, 约20分钟, 就就诊结束。

和王医生一起出门。我和老谷打招呼, 她呼唤yihuanggu, 迎接我。已黄谷? 老谷的名字叫谷已黄? 有趣! 可靠! 不会挨饿! 那么他出生于1960年前后。

王医生拜拜! 老谷拜拜! 人到中年常送别, 祝大家尤其祝老谷健康平安! 返家。道路的另一端, 头上扎了几十根细辫子非洲小伙, 还在劳动。吊带裤儿依然欲垮未垮。一台离家出走的扫地机器人, 正在扫人行道呢!

在澳洲, 日子简单, 追求简单, 从无恐慌或担忧, 安全感满满。大事小事皆有谱, 心里踏实。

作者简介: 李双, 生于贵阳, 后居成都, 现居墨尔本。曾任报社编辑、记者。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会员、澳大利亚新州华文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四部, 短篇小说40余篇及随笔2000余篇。

“我梦到你! 真真切切是你。”

阔别三十年了, 就快到知天命的年纪, 他竟还像个不懂自持的愣头少年, 大刺刺地发来这种过于直白的短信。

我没有回复。紧接着发来的是一张油菜花海的手机快照。金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 一浪一浪的, 延伸到了照片之外。景是从天沟边垂柳的浅绿之间取的, 天地相连处, 朦朦胧胧, 温柔地起伏绵延的, 是故乡的青翠山峦。

“看看家乡的美景吧。你有多少年没看到过了。”照片后面又是一个短信。

我还是没有回复。该怎么回复啊? 我不肯去琢磨促使他发来这种信息的原因, 也避免去臆测梦境的寓意。我很是不知所措。好在没人看得到我的微信, 我可以让他短信和照片从此埋葬在手机深处, 就像那些被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悠远往事一样, 轻易不去唤起。

可是, 他的短信和照片, 已经唤回了那个烧柴火的夜晚。

那是二月底的一天, 几个同学相约去乡下看油菜花。还不到盛开旺季, 田里只有星星点点的嫩黄在料峭春寒中寂寞地摇曳。大伙儿当晚留在班主任陈老师的老宅, 在没有电灯的堂屋中生起一大盆柴火, 团团围火坐着, 七嘴八舌说些自以为聪明的傻话。分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火盆旁只剩下了他和我两个人。柴禾爆出火星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火舌一幽一烈地窜得老高, 一会儿幽幽地缩回下去。火焰炙热, 映得他的脸通红, 烤得我的脸滚烫。噼啪声时断时续, 火苗或明或暗, 我一声不响, 听他兀自痴人说梦。

乡下老屋阴湿冰冷, 四壁漏风。面朝柴火而坐, 身体前面热烘得出汗, 脊背后却还是凉飕飕的。他的表白似眼前跳跃的火焰, 我的回应在像身后阴暗的冰凉——我

英国: Seyoubarnes

心如油菜花田

走不进他的梦境里去, 我正做着我自己的痴梦, 我的梦很长, 梦里没有他, 也没有其他的人, 只有我自己和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我十八岁的心又硬又狠, 只因梦和梦难以重叠。

春假过完, 高考很快接踵而至。那个夏天, 我成为小县城饭后茶余的谈资, 因为我梦想成真了, 就要启程去又远又高的地方; 他成为同学们释放十年寒窗积压下来的重负时嬉笑打趣的对象, 因为他那公开向我敞开的梦境, 成了柴火熄灭后残留在盆里的灰烬。如今想来, 因我的硬和狠, 他十八岁的心, 该是多么又冷又热的吧?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我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家乡。北上去了北国, 东渡去了东瀛, 辗转去了美洲, 再继续向东到了英伦。一路上, 我被一个接一个的梦拽着, 眼睛忙不迭看前看左看右, 就是无暇回望。家乡越来越远, 往事和故人越来越模糊。

三十年间, 我做过数不清的梦, 有笑醒过来的, 有哭醒过来的。也有过这样的梦: 交上期末考试最后一张卷子就赶去打工挣钱的寒假, 深夜里精疲力尽的我, 看到了钱钞纷纷扬扬从天花板飘落下来。还有过这样的梦: 在办公室度雷霆震耳咆哮齐鸣的白天, 晚上在恼恨中沉睡的我, 把上司和同事逼在角落挨得嗷嗷求饶。或许是因为眼睛少了油菜花般的鲜艳来滋润, 渐渐地, 我在梦境中看不到颜色了, 再渐渐地, 醒来分不清有梦还是无梦的早晨多了起来。

三十年后, 高中同学们辗转通过微信找到了我。我的回归引起一阵骚动, 大家的热情和欣喜让我感动, 更让我惭愧——半生颠簸, 我很少想起这些故人。也是在这个去而复返的时候, 他私

信联系了我, 发来了那个没有得到回复的短信和照片。三十年前, 我用冰冷熄灭他的火焰, 如今, 惶恐与内疚纠缠中, 我下意识地选择用更多的冷漠, 来掩饰为过去的冷漠而羞愧的自己。

同学们在筹划三十周年聚会。犹豫再三, 我终究还是飞回去了。陈老师也请来了。老师年逾古稀, 早已退休, 但听说依然精神矍铄。快到聚会场所门口时, 我突然心虚起来——啊! 又一个封存多年的不堪记忆浮现出来。

出发上大学前, 陈老师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他的青春日记! 里面有他苦涩的初恋, 有少年的烦恼。他认为我会读懂, 他希望我有所感悟, 为那段无奈的苦难青春写出可以公开的文字。我不假思索地夸下海口: 放心! 一定不负重托! 大学第二年, 同一城市另一所大学的同学带来陈老师的话: 日记看完后请寄回。

我没有寄回, 日记被弄丢了! 从此, 我再也没敢跟陈老师联系, 连辩解的勇气也没有: 他把一个青春梦分享给我, 托付给我, 我想也没想就抛弃了它。这不经意的辜负, 看似无辜, 其实比蓄意的背叛还要残酷, 还要狠心, 还要不可原谅。

幸好, 聚会上陈老师没提起日记, 倒是提到了某次考试的数学大题我得了满分, 还津津乐道地讲些股市上小试牛刀和大栽跟头的笑话。他还是那样幽默风趣! 我暗自长舒一口气, 心里感激不已。我心里清楚, 他不是忘掉了那本日记——记得几十年前学生的考卷分数的人, 怎么可能忘掉自己的青春呢! ——他是不忍让我难堪, 是原谅了我。我记起毕业时他对我们的说: 愿千帆过尽, 归来仍是少年。如今千帆过尽了, 古稀

之年的老师心温润如初, 我的心却如风烛残年。

百无禁忌地说梦到了我又发来油菜花田风景的他, 却没来参加同学会。他当年去了外省上大学, 后来留在了那里, 如今工作和家庭都要一肩撑起, 忙得走不开。我庆幸避免了直面的尴尬, 他却似乎没有任何尴尬, 积极地在聊天群里美女呀美食呀的狂赞一阵, 还艾特我, 欢迎啊再聚啊的表示一番。他还是那种不遮不掩, 门庭大开的风格。

聚会完毕, 又是辞别, 生活在现实继续下去。不久, 像我当年一样, 女儿也远到他乡上大学。搬进蜗居宿舍后, 她热切地与穿梭往来的新同学相认, 又迫不及待地把她支走。看着她眼神闪烁, 声如莺啼的样子, 我心情欠欠的酸酸的, 却也只好有趣地离开。归途中细细玩味母女缘分的那个中三味, 恍然大悟: 十八岁的眼睛和心灵, 被未知占据得满满当当, 看不够眼前的世界, 想不透未来自来的人生, 哪有多少余暇去回头顾盼呢? 连父母, 终究也将成为她留在身后远离而去的故人。

这样一想, 我便释然了许多。发来短信和照片, 并非为博得回复, 不过是怀旧情感的自然表达。他的不加掩饰和陈老师的避而不谈, 都是在给予我的谅解和宽慰, 他们都有如油菜花田的心田: 坦荡, 宽阔, 灿烂。相较之下, 我畏缩多疑的小胸襟像田坎边乱石下背阴处的青苔。

进入知天命之年, 过往和前景真的都慢慢地清晰起来, 而人清醒一点, 梦也似乎清楚一点。新冠疫情中, 他所在的城市一度深度封锁, 其中惨状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我没有迟疑, 给他发了好几个短信。回复马上来了: 没事儿! 每天在书房上班办公, 在厨房做菜烧饭, 在小区跑步锻炼。

是啊, 若是一片亮丽的油菜花田, 怎么也是封不住的。

惊闻N的舅奶奶5月11号去世。这个八十多岁的德国小老太太, 牵动了我的心思, 不禁让我悲伤与自伤。

舅奶奶舅爷爷一生没有儿女, 养过狗。等狗也养不动了, 就老两口一起过。疫情之前舅爷爷生过病, 但挺过来了。好在两老人还能自己生活, 没有进养老院, 有惊无险度过了三年疫情。

老太太个子很小, 嗓门和脾气却大。我们一共见过三四次面, 每一次她都给人留下深深印象。

第一次是认识N头一个年头, 一家人带我回老家马堡探亲, 走访了外公外婆舅奶奶舅爷爷。舅奶奶一直笑笑的, 小小的。她有着漫画里的那种笑容, 戴个金丝眼镜, 喜欢戴帽子, 喜欢鲜亮的衣裳。是一个典型老派德国人, 大冬天依然穿裙子长筒袜跟鞋, 也不管她的腿脚已经多不灵便, 皮肤一按一个坑的浮肿, 常常说脚疼。我刚进入N家, 身上带着的那一团华人普世友好热情还没被德国冷雨冷风冷人情浇熄, 于是把自己对足疗之瘾与爱亲自按摩带给了他们。听闻舅奶奶脚疼, 她不认生的, 立马自告奋勇给她按摩。她的脚已有点变形, 也许因对美丽的执着处于常年冷湿境遇所致。按着也叫疼, 只能轻轻地, 轻轻地揉捏, 好像对婴儿。

又一年, N的表姐过生日聚餐。记得还是冷天, 我们下车后去找饭店, 舅爷爷去找停车位。我挽着舅奶奶路边等, 一会儿两会儿都不来, 舅奶奶在冷风冷雨里耐心全给冻死了, 冻到直发飙, 她妈的汉斯尿在哪里。德国骂人话狗屎如同我们的国粹他妈的。舅

德国: 蒙庄

舅奶奶

爷爷好久才来, 这个高大的八十岁老头脾气涵养却超好, 任由这个比他大两岁的娇小老婆埋怨责怪, 从没回呛过。N以前也说过, 特别喜欢舅爷爷。

舅奶奶八十四岁生日那几次我们也去了。宽敞客厅里列着人们给她的生日礼物, 其中很多书。经历战乱的他们哪怕经济还不错, 一辈子没买房, 一直租房住。从大房子慢慢租到套间。舅爷爷之前是做法律工作的, 舅奶奶似乎是文人, 还写过书。N爸妈的狗女儿路卡一下子跳上了沙发, 舅奶奶不喜欢也没办法, N的爸就是强势有理。可这俩强势的人总有打不完的小官司。

我帮着舅奶奶给窗台上干花盆浇了点水, 然后就坐一边, 看看窗外的猫和花, 听听他们聊家常。

那次留在老人家过夜, N的爸照例和舅奶奶起了冲突。为室内温度, 为挂钟嘀嗒。老人怕冷, 会把暖气打得很高, N的爸爸是个炮仗, 一热就爆, 然后我们就一直听他唧唧歪歪埋怨这埋怨那。夜里那挂钟一直在响, 他干脆给电池下下来了。他可不把自己当外人, 正常我们中国人做客(也许德国人也是), 舒服不舒服都憋着, 回家再释放, 他偏不。但就好好在, 无论怎么叽歪, N的爸爸和舅奶奶吵不生, 回头还是一打电话就是一两个小时, 嘴里还埋怨着老太太能聊, 也撑不下电话。

据说舅奶奶最后的日子

比较辛苦, 骨折了。打电话请医生, 也来不了。只能每次电话治疗——那有什么用? 前一夜他爸来电话说舅奶奶可能不行了, 我说某物能救她。但他们都不肯信也不会用, 只让我徒劳难过。

隔天, 听闻老太太走了。心下空落落的难受, 想到自己年老无助的时候, 万一也是没有个家人对我这么尽心力尽物力的, 顿觉悲凉。想着她的脑瓜那么灵活, 智商一点不显老态, 一定还有着生的愿望, N却说, 据舅爷爷转述, 她自己已经不想活了, 实在疼怕, 宁愿走进那个未知的死。

突然想到数年前的奥斯卡奖的法国电影《爱》。一对相濡以沫的老人, 老太太失了智, 老爷爷最终闷死了老太太。爱是什么, 爱是不愿意见你痛苦。

而这对经历过二战的德国老人, 一个走进历史, 另一个也垂垂老矣。我们俩尽管难过却都没有流泪。N很好意思面对我们的冷心肠, 说, 看看, 加加(纺织娘)死了我们那么伤心, 舅奶奶去世了, 我们居然只这样。我回道, 我倒是很难过的, 为她, 也为自己。

没几天, 我和他都不舒服。5月14号, 先是我右胸口闷, 然后他左胸口闷。后来他干脆一下子瘫倒在地, 脚翘椅子上, 叫我立即打急救112电话。通话中, 他慢慢平缓下来, 救护车觉得没必要, 也就没来。第二天是周日, 他又突然感觉不行, 不得已艰难开车

去了急诊医院, 血压心电图各种检查, 竟都无碍。医院出来他庆幸的不得了, 说很多诗歌还在电脑里呢没整理集, 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给他结果出版, 现在好了不用担心了。

隔天早餐时, 我似乎想起什么。摸摸摸跟N说, 是不是舅奶奶来看你了, 所以……, 我们中国民间时常有这种说法。他那大大的德国脑瓜子却怎么也不理解, 舅奶奶如果来看我, 她肯定是好的灵魂, 不想让我生病啊。我说, 她是不想让你生病, 但这不是她想或者不想的。估计古老中国阴阳理论一时半会儿他理会不了, 我也就不再徒劳了。

愿舅奶奶灵魂安息。在隔壁那个世界, 优雅知性地继续存在: 读书、写作、幸福着。2023.5.16

作者简介: 蒙庄, 原名周红, 欧洲华文笔会会员,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波恩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从事中西比较文学与影视文学等方面研究。作品散见于《中国日报》《华商报》《今日作家》等刊。



卜算子·晴

逸尔白云飘, 继有云微度。掩隐照阳复又出, 普照尘寰路。

彩鸪伴云飞, 却让风裁去。一阵急急雨骤然, 反又晴为雨。

望江南·绝壁松

三更夜, 万籁俱休眠。巨响轰然天欲坠, 昆仑剑壁裂塌天。万仞白云边。

松垂壁, 倒挂宇寰间。纵使危身悬绝处,

周厚春(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依然蔚郁百年。气宇傲坤乾。

点绛唇·锦鹊

爽逸晨风, 携来锦鹊卿卿语。

一双凤侣, 并立窗台叙。

戴彩披虹, 金冠翠尾花翎羽。微微下踞, 飞上兰枝去。

